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九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檢討臣王汝嘉

謄錄監生臣李光緒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九十四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元年春正月庚戌朔不視朝

壬子朝奉大夫周嗚為大理少卿朝奉郎新除權發遣河北轉運副使呂升卿加直秘閣寶文閣直學士知永興軍李南公知成都府九月乃移李清臣

甲寅監察御史鄧棐兼殿中侍御史癸酉二十四日曾布云云三省言權工部侍郎郭知章奏頃任御史以言為職雖嘗建明河事然非同水官任責願罷所遷一官從之　樞密院言比令陸師閔以秦鳳兵偕熙河路鍾傳等自丹喇闞進築請令約期會涇原熙河秦鳳三路之師於天都暨平夏城一帶各據地形險要進築其城天都者須一千步次八百步至六百步以旬日内工畢其一千步者當議建州軍權以隸涇原路如兵數多而天都平夏

屯聚有餘即復進據各要害之所以通接平夏俟畢選留涇原熙河兩路兵將戍守天都城及擇可任以城守者暨以次將吏以聞即罷三路兵其涇原宜修築九羊谷等處熙河秦鳳宜修築東楞摩暨齊訥納森丹喇關等處合須城堡仍計度先城其處及以次各若何修築通接平西寨令兵勢附近緩急互為聲援仍令傳既受命即乘馹詣涇原會章楶講究軍行進築饋運芻粟戍守兵馬等事皆豫為計軍既行楶宜以故事帶經略等

司職駐於近邊照應若梁暨師閔所不至處其三路兵將並聽傳節制詔章楶鍾傳等審見賊勢困敝所會三路兵力可保無虞即乘機會合出兵如前議若敵情未可舉動亦詳具利害畫一事狀保明以聞上以關中歲饑深以和雇車乘勞民為念曽布等皆言此事果濟則邊事庶幾可了小擾固不免亦暫勞而永逸及民上意惻怛再與三省議降詔丁寧三帥及監司令雇脚乘價務加優厚仍聽借支諸司封樁錢許以除破即日頒下

布又作書諭傳以但令官司經歷處不留滯阻節減尅得實惠及民則指三百萬緡為脚乘之費朝廷所不吝若殘敝民力不如詔旨亦必痛行無恕也又言孫路奏金湯白豹據横山之麓環以良田千頃請皆建築城堡已可其奏而路復言定邊川恰伊克二處皆占横山美田萬頃請悉建城據賊必爭之地亦降旨如機會可乘即先要切以次進築而路復言賊境威章巴實瞰固多吹喇薩木羅等處皆宜進築其前議及家觜等處請權停按路

前後所上奏未審某處最據要害為邊防經久之利其吹喇薩木多等處深在賊境如何設置斥堠經久備禦可保無虞詔孫路所計度宜先要害相親道路通達水草豐足食田可耕險固可守異時無煩朝廷餽餉緩急聲援可以相接即以便宜措置二月二十九日以家背畢工

戊午新知成都府李清臣依舊知河南府豐稷依舊知應天府其新除告並令繳尚書省四年十二月三日改成都令復還具詳具初移成都日

右諫議大夫安惇權國子祭酒朝奉大夫李

執柔為職方員外郎　三省言知樞密院事曾布近以恩例陳乞李邈監潤州酒吏部用元祐條不行若用熙寧元豐條例即無違礙詔令依熙寧元豐條例舊錄云復先帝陳乞法也　先是青州有縣令以書抵蔡卞云或傳龔夬諫疏云上外信姦回內耽女寵其言多訕時政卞以示章惇惇遂白上委知青州呂嘉問究之嘉問究見偽為史書者干連五十餘人遂下嘉問推劾此據曾布日錄乃去年十二月十五日事於是中書舍人沈銖言青州制勘院奏劾得單立所

傳文字係胡潔已將江南潘佑上李煜表改作龔夬姓名毀謗指斥乞委本路監司審察詔京東轉運副使王瑜錄問御史中丞邢恕言臣聞胡潔已公案已上聽探得之不知其詳然臣愚意以謂若事涉大逆不順或指斥情理切害自有國法臣子所當共棄若雖涉指斥而情理不至切害或止於謗訕之類則螻蟻微物不足以汙斧鉞欲望睿慈稍從寬貸適足以增光聖德慰安人情又言前日張天悦處死既是刑餘無賴之人又其言

上斥神宗皇帝誅之固宜天悦死在四年閏二月今胡潔己縁係命官若其言不如天悦之甚即乞聖慈斟酌行遣臣更不敢宣漏恕時與章惇已睽意惇必引天悦為例故有此言然潔己獄後亦莫知如何結竟云單立何人王瑜四年正月二十二日除京東運副劉昱王蒙坐薦潔己五月十九日各罰金當并入此詔令張詢候鍾傳等出界即帶本路經畧安撫都摠管司公事赴平西寨以来權駐劄就便照會應副先是上諭樞密院鍾傳當推恩須便與正差遣又曰張詢非帥才人人皆言其

不可為師兼一路兩帥殊未安曽布與林希皆曰誠如
聖諭退見章惇惇猶欲主詢為帥布笑而已布初欲除
傳為副帥衆議以為未安布曰上意亦欲與正帥名惇
遂已及進呈欲除傳待制上未允布欲與更遷一官亦
不從布曰當與服色上從之布録此段在戊午日今附見十七日傳正帥名
庚申朝獻景靈宫至於辛酉　知齊州呂公雅提點江
南東路刑獄去年十月五日可考
癸亥幸凝祥池中太一宫集禧觀醴泉觀還鄉宣德門

召從臣觀燈

乙丑吕惠卿奏遣副總管王愍出界討擊自丙辰與西賊血戰丁巳歸賊来追又與之戰獲首領以下千三百級所部萬三千人將官石福陣亡賀文密重傷使臣戰没者三人士卒十餘輩詔賜惠卿以下銀合茶藥有差

實録丙寅日密院言王愍等統兵出界討擊斬獲千餘級詔賜惠卿以下銀合茶藥有差今用曾布所録别修仍以丙寅所賜就乙丑日書之吕惠卿家傳五年正月惠卿復遣王愍護諸將自寨門出七日至達克鄂對凌結鄂裕合兩州監軍迎戰愍督諸將擊之自寅至未大破賊衆追奔十餘里斬首千餘級焚族帳積聚収其衣甲

器械八日旋師賊以鐵騎萬餘來迎至十里井毖令軍中舍弓弩以短兵衝擊復破之斬其四州戴金環大首領已下三百餘級全師而歸惠卿乘敵衆駭散士氣騰勇之際又進築米脂開先臨夏納木囊博羅特凡五堡寨其防城之具自器甲芘籬至於油炭燈草具板築什物自鍬杵布袋至於觀櫓洒子其合用物料自樓櫓材植至於釘線麻椅莫不畢備而往與平羌等凡九城寨皆在大里河川長城嶺以來並據横山膏腴要害之地自東徂西氣勢絡繹邊面取直不復如昔時與生界犬牙相參矣惠卿慮執政之見憾者又將兵功因取前後所降朝旨條上之且乞留中曰臣先準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臣體問相視米脂細浮圖聲塔平石堡寨門黑水至大里河長城以來選擇地利從長進築臣計本路横山膏腴要害之地無過此數處而其遠不過大里河長城嶺以來若不委自本路從長擇利進築一一奏候指揮往還旬日必至有失機會則上件朝旨已得詳盡而故

安遠寨發兵興工已得指揮差保甲般運而忽降朝旨放散臣深以為疑續見敵人有機會可乘而細浮圖聲塔平正在大里河之内既有許從長擇利進築指揮臣遂一面奏知計置進築畢工别無闕誤自後又準三次朝旨令後進築先相度利害聞奏候得朝旨方計置人功物料乘機會興功前後更有似此指揮不一各有相妨臣皆未知所遵依尋具劄子申明準樞密院直批若踏逐到進築處與新建城寨形勢相接自合乘伺機便進築臣以本路兵將所破宥州及夏州東日密堊賊衆驚潰臣遂進築盡依累降朝旨正在長城嶺已来與新建城寨氣勢相接合乘機便進築復準樞密院劄子所有其餘經營去處如委係合要固護蘺落須至進築亦未得興工仰先具的確利害奏候朝旨臣尋具羅密克開公等處合修築利害聞奏自後未蒙降到許令進築指揮將謂朝廷已不令本路進築至今年正月内朝旨下諸路遇有進築城寨如合要和雇脚乘搬運粮草材植

等其所支僱直務從優厚亦降付本路臣方知朝旨抑
許進築遂具米脂合行修復聞奏其餘納木囊博囉特
係新寨氣勢相接及補護籬落要害之地難合進築緣
有礙去年九月奏聽朝旨方得興工之文臣若一一論
列乞行改正方敢興功不唯於中外之勢不便兼往還
旬月過此春夏之交天氣將暑六七月間賊馬漸肥難
為興工臣遂乘此困弊未能大集之際除米脂用六將
人馬修築外開光只用第二第四兩將臨夏更添第六
將共三將納木囊用第三第七第五將博囉特更添第六將
兵四將皆已畢工所有博子椽散子木橛子要子之類
多就生界採買其役兵並用防托馬軍相兼仍諭以朝
廷犒設唱賜僱直優厚之恩并邊境急難當及時興舉
之意以此人人勸勉有至一工為一工半或兩工者每
寨不過五六日而成既用將分不多及修築日數少以
此比之諸路所費及合得酬奬極有減省而將吏日夜
暴露實為勞苦竊慮政府以本路有違奏候朝旨之文

及見其成就之速以為甚易將来推恩轉更銷削無以為勸伏望聖慈候功狀到日特賜指揮依諸路及本路前後進築酬奬例施行令以惠卿此奏係五月二十二日米脂賞功後

丙寅寶文閣待制知青州呂嘉問知永興軍　禮部言永興軍咸陽縣民段義斸地得古玉印記望委官講求典故詔禮部御史臺學士院祕書省太常寺官講求定驗以聞戊辰布希云恐非泰寶三月十六日議

詔鍾傳統兵出塞討蕩斬首四千級已降指揮賜銀合茶藥外有陸師閔張詢係同措置應副差發兵将并提刑陳敦夫敦夫除秦鳳提刑在紹聖

四年二月曾布日錄正月辛未云敦夫卒曾隨軍入界應副糧草各等第賜銀合茶藥又詔承議郎直龍圖閣熙河蘭岷路經畧判官鍾傳特除集賢殿修撰賜金紫差權發遣熙河蘭岷路經畧安撫都總管司公事兼知熙州其將佐等功狀依已降指揮疾速保明聞奏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今年正月五日九日鍾傳此接奏即是白草原詐冒首級處傳本傳云直龍圖閣經略安撫判官又城平西寨於安西城之西北以白草原捷加集撰知熙州鄭居中作傳神道碑云作金城關以功遷承議郎直龍圖閣熙河經畧安撫判官秩視轉運副使七月又城平西寨於安西城之西北十二月出判子山討白草原俘馘四千遣幕官董采詣闕請合涇原

帥趙天都山及摩會置州與寨自馳赴章楶議云云

丁卯工部言今年黄河埽岸并諸河合用春夫除年例人數外少三萬六千五百人乞給度牒八百二十一道充雇夫數從之　樞密院言近令鍾傳親詣涇原與章楶同共會合熙河秦鳳涇原三路兵馬同陸師閔統領出寨進築今鍾傳已除知熈州慮兩路帥臣難以俱出寨外及已令鍾傳與章楶議定一面從長施行有詔陸師閔待鍾傳等出寨有期即統本路之師會於熙河路

平西寨仍量留本路以次兵騎駐於平西護兩路官徼毋過五千人餘悉以付鍾傳部分出寨既城天都如可分兵遂城齊訥納森諸壘即傳檄以報師閔詔平西所留兵騎悉以濟師俟傳出寨即以張詢權代傳守熙州若詢當往來近邊督護軍事即以次官暫守熙河餘如前詔正月初五日九月十七日

辛未三班奉職看班祗候劉安民為閤門祗候 三省言吏部侍郎左選諸縣簿尉相兼處請不注流外人紹聖

四年九月辛酉程嗣棐云云可考　又言成都府轉運使陳察乞監司歲舉明審端恕善治獄者充録事參軍詔令吏部立選法聞奏　刑部言應押綱小使臣差使借差殿侍大將軍將犯笞杖罪批上行程至𨺚納處排岸司點檢在京送尚書本部在外就近轉運或發遣輦運撥發司施行犯徒以下罪者事發州推勘從之

壬申陝西路轉運判官孫貢提點永興軍等路刑獄提點永興軍等路刑獄劉何移秦鳳路先是曾布獨奏事

因言聞林希近留身以不為言者所恍深不自安上曰
那恕不相得云元豐末因除起居舍人遂相失布曰然
臣當時見恕深毀希臣與希雖親戚然當時與之迹不
熟希却不曾於臣前毀恕上曰希亦毀恕云恕曾有文
字云太母臨政天下晏然姑此是詆訾先朝明矣布曰
當時鮮有無此語者上曰亦是羅織也布曰近日程頤
編管恕以為謀出於希蓋謂恕本頤門人冀其來救因
以傾之上曰此是衆論非獨出於希然希亦曾云編管

却不妨布曰恕乃頥門人固不可掩有程頥明道先生傳後題門人邢恕曰門人朱光庭曰有刋印文字上曰不曾見希亦曽納恕文字來又云林旦在元祐中有詆毁先朝文字獨不曽行遣以希故也布曰旦章疏在三省臣所不見在密院者止是乞不棄地文字亦曽進呈兼臣在史院見蔡卞云有文字擊鄧綰云事王安石至薦其心病子雱舍居壻蔡卞卞失色云乃以此見目此亦是及先朝事然其所陳乃與先帝所批論事薦人不

循分守之語無異但語侵卞太惡卞亦不得不怨蔡氏兄弟與希相失亦以此也上曰林希不自安布曰近陜西轉運判官李譓曽與安惇同日上殿譓是日赴吳居厚會呂升卿在坐譓於坐中倡云今日諫官有文字擊執政親見其語及盖謂安惇攻林希也希召升卿質之不虛上曰安惇未嘗有文字兼素無一言及希布曰臣固怪安惇攻執政遽先以示人上曰攻執政豈可與人說布曰臣固知其妄但不知惇果曽及希否今德音以

為無則諟之誕妄明矣然諟如此豈可令在軍前此與
臣言章楶強横豈可與共事又言鍾傳誕妄若令在軍
中必不免造作語言交通言路恐邉臣不安無以集大
事諟實有才幹本司事不少若只令在長安本司却令
巴宜往軍前乃便上然之先是朝旨令轉運判官巴宜
在長安本司李諟管勾涇原軍須故也上又云升卿不
佳且令在河北邢恕亦曽有文字云升卿乃小人之傑
布曰臣不知上又曰林希黨吕公著布曰不然希詆罵

公著有過當者上曰是黨王珪近朝廷貶珪希亦不樂

布曰希遊珪門下此衆所知元豐中固得罪士論然今

日亦不見其不樂之迹兼希自秉政以来持心議論無

不向正實孜孜有體國愛君之心在政府未有過失凡

此更望垂意審察上頷之而已上又曰希與章惇相得

布曰誠如聖諭然希裨補章惇亦不少布又曰陜西闕

漕臣劉何今為永興憲可徙秦鳳令專管涇原軍須孫

賁却可代劉何改永興憲仍令張詢及巴宜同管熙河

秦鳳軍須則漕臣更不須添差上皆從之布録二月丁亥李諴復留

當考

壬申詔韋楶依軍興即以經略安撫都總管司職事駐平夏城應援諸軍如當赴軍前亦以便宜從事若楶暨鍾傳俱在軍前即令楶節制傳副之楶留平夏城照援其軍前並聽傳節制即有斬獲傳受級楶覆之若分兵將佐各受所統節制餘如前詔　樞密院言正月甲寅詔吉約束巳下涇原熙河秦鳳三帥緣朝廷在遠敵情

機會道里遠近事力多寡難以料度責在帥臣毋致誤事詔章楶鍾傅軍興以便宜擇利計度先後措功

癸酉宣德郎鄒餘為監察御史從中丞邢恕所薦也恕薦餘具去年十二月丁卯先是曾布言近舉御史者甚衆臣嘗極陳言路不可不審擇今外議目蔡蹈為宗人上曰何謂布曰謂與蔡卞同姓故上哂之又言蹈雖有此名然衆人猶以為稍知義理如鄧棐者不復知義理廉恥唯知附麗而已此人決不可在言路以至近臣所薦如劉弇葉

承方希顔鄧洵仁之徒皆是執政門下人不可用上曰近召見者皆尋常却是鄒餘者頗惺惺布曰臣與餘亦鄉人然不識踈遠之人未必不可用兼出自聖意亦勝於執政所欲用者如近日除從官多出聖斷外議翕然上曰踈遠之人往往可取後三日遂有此命布録在辛未日二月二日方希顔以考城知縣除湖北提舉二月十四日葉成為正字十二月十七日劉弇為正字皇城使榮州防禦使熙河蘭岷路都監知河州兼管勾洮西沿邊安撫司公事兼第三將王贍候今任滿日令再任

右監門衛大將軍惠州刺史令著毆贈遷遙防在紹聖四年四月城西廂使臣賈若谷并傷其弟犯在赦前合原詔特降一官　前知應天府趙君錫等將公使庫寄納官錢借使詔君錫以少府少監分司南京亳州居住趙子洙等一十一人各罰銅十斤　刑部言告捕強盜應給賞轉資而官司無故留難者杖一百同強盜例給賞轉資者準此餘賞減二等從之新無紹聖四年七月二十一日陳敦夫申請已得旨依令再出

樞密院言已令鍾傳出塞日熙州公事交割與轉運

使張詢處有本路城寨及軍馬公事及緩急合處置事宜若赴軍前申禀易致留滯誤事詔令張詢候傳出界並一面施行訖報傳照會其涇原路章楶起離渭州即州事交割與秦鳳提點刑獄劉何仰何並依張詢指揮施行

甲戌幸瑞聖園觀新城北郊齋宮故事郊宮悉設以幕帟費不貲又風雨不除上命繕營不日而成時章惇以為齋宮金碧相照非所以事天地也上曰三歲一郊次

舍之費縑帛三十餘萬萬又倍之易以屋宇一勞永逸所省多矣且齋明以事天地而為浮侈朕豈不知之宫近在城外耳目所接何嘗有此於是臨幸引悍遍視上曰有金碧之飾乎惇惶恐謝去年七月十八日曾布云云十二月末蔡蹈云云丙子曾布再對言前日北郊特恩宣名獲與榮觀上笑曰殿宇亦別無華飾布曰止是新潔爾上又曰外議云使了多少金箔皆妄傳未嘗施金碧兼所見簾幕下便是寢閤更有一登戍殿在東爾曾布日錄元符三年二月辛酉上嘗諭布曰禁

中修造華飾太過墻宇梁柱塗金翠色一如首飾又作玉虛華麗尤甚又云仁宗作一寶座議者以為華麗遂致之相國寺今非其比外人何以知鄒浩亦嘗論列布曰禁中地窄玉虛誠不須作其他亦多不知但布曾從駕至北郊宣入賜茶次日大行諭云昨日盡見北郊宮殿只是彩繪些比他處精好外面人言使了多少金也上云不然賜茶處是寢殿前殿後有流盃曲水及亭榭無非金翠亦與首飾一般鄒浩敢言無所不論須召還布但再三稱贊周煇清波别志元符初後苑修造所言内中殿宇修造用金箔一十六餘萬片祐陵日用金箔以飾土木糜壞不可復收甚無謂也其請支金箔内臣令内侍省按治又一日與輔臣語及放生云天地大德曰生後苑故事有釣魚荷包會比令罷之且云平生未嘗蛤蜊之屬且因書印板放生文近士大夫漸知以殺生為戒當嗣服之初崇儉好生見于日用者如此爾後有以豐亨豫大之說蠱蕩上意及命臣璫五輩分地辰

治宫禁土木華侈靡費金寶何可數計其暴殄天物亦豈蛤蜊之比祐陵天縱游藝素精測驗常置乙巳占在側日占天象以自儆戒晚年謂近習曰我運行極不佳且覩時事之變竟不克自反姦臣蔽蒙之罪可勝誅哉

乙亥詔有官人許入太學充監生於二百人額內不得過四十人

丙子皇太后姪內殿崇班向子簡為閤門祇候差勾當右騏驥院　左司諫陳次升言乞初改官人除緣邊有急難外餘不得奏辟從之其已差李積中令吏部改正

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司言諸州起發上供錢如無㦥

選募官管押上京即差押綱使臣差使借差殿侍大將軍將管押附帶至真揚泗州寄卸委發運使勾收團併選綱裝發其真揚泗州至京地里合支路費錢數與所起錢一處起發前來給與合裝錢綱如違本處干繫官吏杖一百仍許發運司常切點檢從之新無合削

丁丑詔門下中書後省左右司將已編類到臣僚章疏并續編類者修寫進入仍納三省

戊寅刑部言檢舉劉賡等元犯定奪施行買夷人例物

增改則例事與范純禮等各降一官該九月赦合叙元
官詔劉賡叙朝議大夫范純禮叙左朝議大夫祝庶叙
朝奉郎許大希叙朝請郎崔直躬叙通直郎　詔皇城
使濮州刺史環慶路鈐轄張整為威州刺史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先是涇原乞差近上兵官曾布為上言無人
可差涇原熙河皆欲得王恩為總管恩少壯可驅策兼
頗得邊人情置之於此可惜張整軍政嚴明可以管軍
但恐以衰病若召之一見陛下自視其人才可進則進

不可則却令歸本任似無所害上然之遂召整既對論軍政及職事極有條理上甚悅翌日諭二府曰整殊不類武人語言皆有條理當時豐稷韓忠彥皆拒而不受何也整先除鎮定鈐轄二帥皆以為嚴酷失軍情不納布曰臣不敢過稱道之然其軍政嚴明實有過人者奏對果稱旨然管軍須三省同除上曰不須待裏面指揮即日批付二府除四廂二月五日王恩除涇原副總管布因言上頃收攬威柄侍從臺朝散郎知潤諫多出中批或面諭至整亦欲從中批出三省無復差除右史闕已數月矣

州王悆言呂城閘常切車水入澳灌注閘身應副官私
舟船行運遇舟船擁併人力不給許於到閘船牽駕兵
士内量差二分併力車水即未應水則而輒開者許人
告監官杖一百不以失減令佐失覺察杖六十若監官
任内通及三次展一任監當滿運水委無走泄陞一年
名次令佐陞半年委知通監司常切覺察從之新無合削
己卯詔醫官阜順之李士奭醫治懿康公主四公主有
勞特各轉一官　吏部言近差鮑朝賓替提舉兩浙路

常平等事替張康國成資闕所有降付張康國敕一道為遞鋪兵士亡失若依元祐即未被受間亡失毀棄者自當別給若依元豐式令即當召保給公據詔令吏部出給公據今後並依元豐令

二月庚辰朔朝請大夫直龍圖閣權知桂州胡宗回為寶文閣待制再任　三省言殿中侍御史陳次升新權知永州鮑朝賓言乞檢詳敕條差官按察監司詔左司員外郎孫杞察訪河北路戸部員外郎孫傑淮南路

十五

日傑兼兩浙

章惇言前日得旨遣使察訪陜西賑䘏飢饉比聞關中流冗漸復業物價減兼已令提舉司賑濟今遣使恐妨邊事因言曽布亦云不便布言初不知遣使之議比方聞之實於邊事有害縁察訪之出監司無不從行令監司皆分定路分應副邊事一日不可離若欲遣使即須罷邊事若欲作邊事則使未可遣葢二者正相妨也蔡卞曰只消降一指揮令監司不湏隨從布曰此尤不可察訪按察監司職事監司豈可不從行雖令不

從豈能安心應副邊計上曰如此是不得遣使昨來何以立法蓋三省曾立法云三年一遣郎官御史察訪監司等不職也布曰立法亦非朝廷遣使察訪諸路何須立法先朝嘗遣使諸路或了當役書或因幹邊事或因災傷皆有為而遣未嘗三年一命使兼先帝在位二十年所遣使亦有數未嘗諸路皆遣也上又曰監司不職如何却不得遣使按察布曰非不得遣但適與邊事相妨爾若他路欲遣使無不可也惇又曰陛下以賑濟為

憂當深責監司却遣左右親信中人往察視不妨上默然布曰此事臣不當與然邊事臣實任責既於邊事有害臣不敢不言遂定議止遣使河北淮南先是惇語布以已得旨遣使陜西布固以為不可殿廬中又及之卞獨以為不然已乃正色云此事不出自他人乃上意布曰此所不知但論事理耳再對布又陳適論遣使事臣心無他但以害邊事不敢不陳上曰卿言須罷邊事莫過當布曰臣不過當二者實不可並行陛下欲遣使於

他處無不可上曰只為陝西災傷故欲遣人賑濟布曰
陛下自邊事以来每以憂民力為念今此又以災傷欲
遣使賑恤此人主甚盛德之事臣等所當將順但適與
邊事相妨爾臣與職事不敢雷同望更賜審察上亦然
之布退見三省云上留意關中饑饉如此公等於賑濟
之術不可不留意督責監司使推行惠澤以稱上意以
邊事罷遣事乃不得已政荒何可忽也况上留意若是
乎　鄜延路經略使呂惠卿言請修復米脂舊寨及踏

逐納木囊山博羅特㡀可築堡寨詔惠卿如米脂寨可復即依累降指揮施行其餘合修護耕堡子與未合修即隨宜相度條築措置仍具事狀聞奏正月十六日附注惠卿家傳當考五月四日納木囊山十三日博羅特㡀罪工

朝奉郎權開封府推官王詔言差充興龍節伴送遼國人使欲乞依接伴到闕例只於瑞聖園門設閤子令送伴使副伺候相見如允乞下有司著為令從之仍令詳定編修國信條例所於儀內修入舊本特詳今從新本

河北屯田司言今後屯田務兵士犯罪並依

重役軍人法施行從之新無可削　陝西制置觧鹽司言永興軍渭河北髙陽櫟陽涇等三縣依同華等六州軍官自賣鹽應干合行事件並依同華等六州軍賣鹽已得朝旨施行從之新無可削

辛巳權吏部尚書邢恕言乞八路知州通判負闕除廣南東西路并其他路有煙瘴及邊界蠻夷合得酬獎處依舊外餘並收還本部注擬從之六月四日吏部言當考　新權提舉廣南西路常平等事盧君佐言京東河北有山林

陂澤盜賊結集乞置籍以記浮民詔户部立法以聞
陝西轉運使張詢言準朝旨令應副熙河等路邊事自
来進築入役兵夫等多有和雇錢米有廂軍遞鋪之類
乞口食外比修城兵夫雇錢减半支給兼本司所管差
押搬運錢粮官員亦部押出界往回搭運兼車乘數多
極為勞苦體訪得官員使臣以所得酬奬與部役功賞
不同人多避逸乞本司所差官不許他司別有差使仍
候事畢等第推恩詔涇原熙河秦鳳路進築處並依此

新無

吏部言官員任滿酬奬應保奏者自得替日本州限一月取會勘當全備申監司本司限十日保明開奏内有縁故應展限申奏即具事因與展限不得過元限仍報尚書吏部㸃檢催促從之新無可削此月十二日吏部言可考

壬午三省言新授瀛州防禦推官知晉州冀氏縣尚洙狀準尚書省劄子令發來赴闕令已到闕詔三省于都堂召問先是蔡確母明氏言梁燾嘗與懐州致仕官朝散郎李洵言朝廷若存蔡確則於徐邸安得穏便洵憤

疾之具以告邢恕及洙詔令恕詳具以聞仍召問洙及洵洵辭疾不至詔洵限指揮到日晝時供析詣實仍結罪委無漏落實封奏初四日事後十三日三省言據洵奏與洙所供析大意不殊惟小有差互再審洙亦無異辭慮洵以歲月久記憶未真詔以二狀令洵審記因依及有無往復語言奏三月十七日事洵尋以憂死確母牒訴不已恕實教之云尚洙李洵事實錄先於紹聖四年八月十六日略見之元符元年三月初三日初四日十三日凡三次備載語意重復今并入初三日惟紹聖四年八月十六日并元符元年五月四日仍依實錄存其

首尾按王巖叟集有奏乞李洵落致仕云洵安恬以潔端愿而文守義不回得古人之操養心寡欲有高士之風退休已及七年而今年未踰六十閉門窮經愈久彌厲若如巖叟所薦則洵安肯與邢恕共為誣謗實錄云洵忿梁燾言故以告恕及尚洙恐是明氏增飾之辭洵辭疾不至又以憂死亦可見其情狀也邵伯溫云嘗見王械尚洙李洵於邢恕所皆妄人也械則固然矣洙未可知洵更當考

御史鄧棐言唐義問棄渠陽事三省樞密院同進呈謂義問貶已累年棐獻謟不已遂批進呈訖布錄壬午日事

戶部言州縣遇有災傷差官檢放乞自住受狀至出榜共不得過四十日從之仍於紹聖元年十月二十日條內限三日內差定

檢官作當日 新無

詔皇城使本路都監兼同總領岷州蕃兵將韋萬身死為係邊人累立戰功特與男知幾知一三班差使 刑部言綱運綱梢兵級雇到火兒同於本綱倉庫兵級於本倉庫謂無監官處清酒務雖有監官亦同犯笞罪許押綱人及專副以小杖行決不得過十五過數者依前人不合捶律以故致死或因公事毆致折傷以上者奏裁又綱運內雇夫違犯押綱官負杖一百詈者徒一年餘押綱人杖八十詈者杖一百毆者

各徒二年即毆官員致折傷者徒三年配五百里從之

新本削去

癸未蕃官內殿崇班龍金為內殿承制　西南龍蕃進奉人奉化郎將龍延解為武寧郎將安化郎將龍文渉等七人為奉化郎將保順郎將龍延丕等二十六人為安化郎將龍延未等二十人為保順郎將龍以亮為歸德將軍龍以諫等九人為寧遠將軍龍以古等四人為安遠將軍龍延會等十二人為懷化郎將龍延明等九

人為武寧郎將龍延闓等十七人為奉化郎將龍延信等十六人為安化郎將龍延洪等五人為保順郎將此可削

兵部言儀鸞司乞置次供御人匠等詔添供御工匠各十人新無此當考

户部言河北措置糴便司狀趙州糴倉闕到措置司糴本文鈔每一十貫加饒錢三百文轉運司糴本文鈔每一十貫加饒錢七百文加饒不同便錢斛斗價亦高下不一令相度乞將本司文鈔依轉運司例實一百貫文並支加饒錢七貫文本部相度一

州兩司用鈔加饒不同終是未便乞將今後立定加饒每一百貫文支錢三貫文從之新本削去

甲申權工部侍郎郭知章員外郎梁鑄進對言和雇工匠雇直多不時給乞立限支給上曰細民仰以為生不可緩也　宣德郎致仕周常落致仕守宣義郎為太常博士用尚書右丞黄履薦也　馬軍都虞候信州團練使王恩為涇原路副都總管三年二月己酉曾布云云可考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張整權管勾馬軍司事王恩從涇原所乞事具正月戊寅

鄜延路經畧使吕惠卿言自来諸路出兵不預先關報諸路照會不惟西賊得以併兵一路兼不係舉動原本缺八字為備乞指揮諸路經畧司今後遇有出兵討蕩或進築城寨並約遠近預先密切關報諸路經畧司照會詔令逐路帥臣應議定進築討蕩之處候舉動有期即密切互相關報　户部言保平軍狀準條應官員請俸粮草除食用外有餘數亦依諸軍價例坐倉乞特不許知州通判入中及坐倉坐場其糴俸餘即不得過坐倉

錢數如允所乞其本路諸州軍并河北河東路亦望依此施行新削三月二十六日　又言左右廂店宅務監官賞罰乞著為令并從之

丙戌户部言今後官司應縁收買及造換修完出染之類物色若不豫行計料申乞支撥收買及將官庫現在之物妄有退嫌及有别色可以充代而輙稱充代不行經歷官司逗遛行遣并雜買務不依在市實直估價及不依條出榜召人減價中直官吏並科杖一百不以失

減其所估價錢並關申度支審覆行下如估不實致大請官錢並許諸色人告首得實支賞錢二十貫文以犯人家財充或無及不足以官錢代支其受贓人依重祿公人從之新削

丁亥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事陳郛罷送吏部與合入差遣知淮陽軍朝散大夫周濟代之安惇傳云惇奏元看詳訴理官乞加罪由是陳郛等皆坐貴惇奏得旨乃此年六月二十五日此時未也郛所以罷當考

刑部言急脚馬遞鋪兵級並五人為一保如犯盜

及殺人彊姦畧人放火發冢或棄尸水中若博賭財物
藏匿犯盜之人或盜匿棄毀私折遞角同保人及本轄
節級知而不告者各減犯人罪一等不知情者減三等
及沿汴無主死屍地分官司避申報而棄尸河中者許
人告賞錢五貫文又沿汴裝卸河清及馬遞鋪兵級應
閑營鋪門後擅離營鋪者各杖一百本轄節級及同保
人知而不問與同罪不知情者減三等許人告賞錢五
貫文又遭喪本家不葬埋而棄尸於汴河中者杖八十

係尊長者加二等從之_{新削}　開封府言今後外處逃軍於京畿首獲如依條合行牒送有瘡病未可行者並依本府敕犯徒應配之人量輕重分送赤縣寄禁候病損可行日牒送前去_{新削}　金部員外郎吳君丞言乞造僞鈔者許同犯人告首仍支賞從之

戊子户部言準令大禮謂南郊明堂祫饗欲於令文增入北郊從之

己丑工部言河北屯田司令塘水深淺季申工部乞令

後塘泊州軍於次季孟月保明所管地分塘水增減尺寸徑報屯田司候到立便差官檢覆訖本司於仲月審察詣實給罷保明奏聞仍具申知本部從之

庚寅宰臣章惇中書侍郎許將尚書左丞蔡卞尚書右丞黄履言臣等檢詳紹聖二年三省劄子皇弟似等宜建邸第開府置屬出班外廷奉詔大寧郡王佖遂寧郡王佶宜所依請降詔施行臣等竊見今者葢修五王外第申王端王兩位日夕畢工咸寧郡王俁已下次當出

閤伏望詔有司施行詔可　工部言文思院上下界金銀珠玉象牙玳瑁銅鐵丹漆皮麻等諸作工料最為浩瀚上下界見行條格及該說不盡功限例各寬剩至於逐旋勘驗裁減並無的據欲乞委官一員將文思院上下界應干作分據年例依令合造之物檢照前後造過工作料狀逐一制撲的確料例功限編為定式其泛抛工作即各隨物色比類計料仍並委覆料司覆筭免致枉費工料如蒙俞允即乞差少府監丞薛紹彭不妨本

職修立定式從之新無可削　樞密院言章楶鍾傳乞逐路各且依已得指揮修築等事邊事在遠朝廷難以遥度累降指揮責在帥臣協心謀畫從長措置近為熙河出寨討蕩有功遂令鍾傳親赴涇原與章楶商議欲乘此機會進築天都又章楶言近得鍾傳書語及併三路兵馬進築天都楶深然其說兼會合諸路兵馬無不可為之理又鍾傳言已到渭州與章楶商議大概已一一依稟朝旨指揮經營續具畫一奏聞次及章楶鍾傳奏今

来進築事體甚大乞令陸師閔至涇原往来同共相度
措置又稱進築在近軍期已迫乞令李譓專在涇原分
頭應副又奏乞環慶路應副兵馬至三日章楶鍾傳奏
却乞逐路且依已得指揮各自修築詔令章楶鍾傳各
具析前後所奏異同因依以聞如合逐路進築即依元
降指揮　樞密院言塘濼係河北屯田司及沿邊安撫
司職事及河北轉運司兼都大制置昨因李仲提舉開
修御河其間有經歷塘濼地分與御河接近可以因便

修葺去處令計會屯田司那融功力修葺及續降度牒三百道和雇人夫專委李仲出賣與屯田司同共提舉管勾役功近雖已令河北東路提刑朝奉郎李仲相度寛立期限小作料次興功年歳之間亦未能了當緣塘濼本非提刑司職事及轉運司係當職官合令專一提舉管勾詔令河北路轉運司及緣邊安撫司同共提舉其李仲更不管勾布録云林豫言仲差官十員極張皇上用豫言故罷仲豫令何官當考給

聖四年八月十九日林豫為河北沿邊安撫副使朝奉大夫王機權開封府

推官六月二十八日曾布云云

辛卯三省言京西路轉運判官周純按視到永裕陵東北角新展禁地長闊步畝拘占官私田土及標禁妨礙去處乞下有司再行集議詔禮部秘書省句集太史天文局渾天儀象所官同共定奪以聞三月四日五月二十八日八月七日

吏部言乞應知州縣令罷任考察課績仰所屬須於限内申奏有故保明奏未得者聽展限雖累展即不得過元限仍具因依申吏部點檢催督如稍涉迂滯及無

故過限者人吏杖一百官員具事由聞奏仍乞將知縣令考課上等人如到部本經行便許巳後妝使内闕陞入通判資序者比附去年七月二十九日朝旨與陞半年名次從之新無合删去年七月二十九日朝旨未見此月二日云云當考　户刑部言應外人無故輒入寺監者並依入六曹法施行有専條者依本法從之新無合删紹聖四年九月七日可考

壬辰詔咸寧郡王俁普寧郡王似於三月下旬内選日出閤權就東宫　三省言裁定六曹寺監文字所狀乞

降指揮翰林侍講侍讀學士向去置與不置詔元祐復
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指揮更不施行　知虔州鍾正
甫言伏聞朝廷以司馬光呂公著蘇軾蘇轍等悖逆罪
狀命官置局編錄成書以正邦刑為世大戒臣竊恐朝
廷尚有遺隱未盡編錄令據臣所知悉具奏陳以備採
擇臣嘗與劉惟簡商議職事因臣語及元祐初先帝陵
土未乾而善政已為司馬光等變壞更張造為謗訕不
復有臣子之義惟簡遂為臣言光等姦黨相濟逆亂自

肆最不可忍者二事其一元祐元年明堂光等心懷怨懟遂肆議不以先帝配宗祀而欲祀仁宗皇帝先帝幾不得與祭賴禮官何洵直力爭以謂嚴父配天古今之定禮其事見於孝經雖童稚皆能誦之且自古無宗祀祖考於明堂者其議遂寢而先帝始不廢於宗祀此皆悖逆無道非臣子之所宜言臣與惟簡相對流涕欷歔憤惋切齒而恨其事不得遽聞於上聽以治光等之罪也今惟簡既死竊恐朝廷未及採問而光等罪惡有所

隱脫臣雖守郡在遠輒慕古人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逐鳥雀之義拳拳忠憤不能自已詔劉與編類姦臣事狀蹇序辰等（正甫言二事此但其一疑有脫文新錄辨曰鍾正甫者何人敢為詆誣一至於此指賢哲為姦黨謂忠孝為悖逆顛倒是非上惑主聽豈可傳也此一章合刪去今復存之紹聖四年六月三日鍾正甫以敕令所刪定官陞之任與堂除差遣）

尚書省言彊盜罪至死會恩後再犯而罪不至死者奏裁其已被徒伴通說事發而逃亡後遇赦者準此因彊盜殺人者不要犯時不知律內傷人或殺傷人之卑幼者奏裁從之（新削）

癸巳樞密院言近降指揮令章楶鍾傳等相度會合三路兵馬進築今據章楶鍾傳奏候將来計置糧草及守城之具足備或乘春草長茂伺隙進築乞且依已降朝旨各於本路進築候有間隙即依朝旨施行續據鍾傳申到渭州與章楶論議涇原等處進築無不合但投来人通說天都一帶無草候計置有備續同共進築并章楶要一城防守器具并糧食其防守器具陸師閔稱甚有準備若涇原進築有日先且就涇原輟使續自秦鳳

輦去補填其糧食亦如此施行令涇原九羊谷熈河丹
喇關逐路自合先次興築須於此月旬日之内了當其
没煙峡口至平夏城止二十里熈河齊訥納森去丹喇
關不逺兼係用秦鳳兩路兵馬聲勢不小但多方探伺
敵情斟酌事力機會可以乘此修築亦仰相度興工如
事力未及或未有機會即一面從長施行仍仰章楶於
新築三城寨疾速增價計置的確合要糧草足備可以
興舉即關報鍾傳依所降朝旨同共相度勾抽三路兵

將會合進築沒煙後峽涇原等處所有防守器具亦就近儹那應副詔令章楶鍾傳遵依施行如逐路利害不同聽各具所見以聞　刑部言逃亡軍人捕獲斷罪條乞著於法從之　朝散大夫黄仲為度支員外郎　韓王莫王宫大小學教授葉承為正字正月二十四日曾布云云

甲午詔孫傑察訪兩浙路二月一日初命

乙未三省言元祐詔令後臣寮用冠帔改換醫人服色者不得換紫衣詔更不施行　吏部言林希乞八路員

闕用熈寧元豐條并紹聖新制一處參酌修完成書詔令吏部四選同共編修令乞將川峽福建湖南路季闕並去替一年使闕從之七月十二日己亥刑部言希奏請在紹聖三年

右治獄勘到得觧進士蘇天民受高茂錢與本人代補太學外舍生并進士高茂却别冒高昂名入試手分郝定朝請郎國子司業詹文各為齋僕年順認得是蘇天民因問告發了却作逐人自首牒送所屬案蘇天民高茂所犯各係徒罪郝定詹文各係公罪徒各合該赦恩

原免詔並依斷蘇天民高茂特各分送鄭州編管郝定特勒停詹文特衝替　樞密院言近據鄜延路經畧使吕惠卿乞請諸路進築或討蕩並互相關報同時舉動已奉旨依及今月二日降指揮令河東路相度出兵討蕩令據吕惠卿奏見計置修復米脂寨乞令不進築路分出兵討蕩詔令河東路經畧司詳此照會仍依上件累降朝旨施行　布錄庚子孫貢奏鄜延已計置修復米脂辛丑令河東相度築荷葉川或其他要便處以應援米脂及屏蔽蘆葭耕牧地仍令張世永張䄻同親詣地頭相度　熙蘭經畧司

言權知蘭州兼緣邊安撫司公事王舜臣乞將西界投来部落子瑪新雲且寧補崇班帶巡檢本司乞依王舜臣所乞及已依敕牓內該載支給銀絹錢各二百錦袍銀帶詔瑪新雲且寧特與內殿崇班差充本族巡檢更賜銀絹錢各二百其餘同出漢人內有合補與名目者即斟量髙下以空名宣劄補填訖以聞紹聖四年八月一日舜臣以知鄜州權發遣熈蘭鈐轄

詔荆湖南路江南東路各添置有馬雄畧一指揮

陝西制置解鹽司言乞應官司並不得於

折博務買賣興販鮮鹽如違其買賣官司並科違制之罪從之新無　刑部言疑難公案合奏巡白者押劄子後請限三日内納到部稟議本部限二日内與決行下如合詰都省巡白即再限二日録元劄子赴部限二日納都省候報到限二日詰都省稟決已上每兩件加一日從之新無

丙申户部言潭州知通任内應副銅場買銅賞罰條請著為法從之　詔差河北路轉運副使吕升卿提舉荆

湖南路常平等事董必並為廣南東西路察訪（三月四日罷升卿）蔡京等究治同文館獄卒不得其要領乃更遣升卿及必使嶺外謀盡殺元祐黨（宋朝要錄時劉摯梁燾已死朝廷猶未知也）

權發遣提舉河東路常平等事鄧洵仁言伏見祖宗朝置龍圖天章寶文閣以藏列聖御製述作況自陛下紹隆丕烈適明先志而寶閣未新徽名未揭伏望明詔有司祇循舊章亟加營建詔令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每員撰閣名五名以聞（四月十八日名顯謨）

成都府利州路鈐轄司

利州路轉運司言乞於興元府閬州兩處各添置就糧武寧一指揮各以四百人為額從之　清海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嗣濮王宗祐卒輟視朝三日車駕臨奠成服於後苑時方治道西郊以待上修禊亟詔為罷贈太師追封欽王謚穆恪異時襲封爵者遇祠濮園即移疾不果行或請代之至宗祐獨不肯自秋涉冬數往来道路薦獻如禮既病人皆以為憂春夏當享又亟往遂卒於齋所

庚子户部言應不産錫地分官私自出賣許通商販及聽鑄造器用買賣仍並免税等法詔從之 新無 户工部言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兼制置鹽礬茶事吕仲甫奏五指山銅礦饒衍堪任鑄錢欲官自興置場冶委官監轄乞下河東路提點刑獄司檢踏施行如堪置場即關報轉運司相度保明聞奏詔令河東路轉運司相度措置 雄州言探到北界帳前行文字差人夫於三月上旬開撅朔武州沿邊壕子等詔河東沿邊安撫司密

切體探有無前項事理及上件界壕自來係與不係西界同共開條具狀以聞

辛丑右司員外郎河北路察訪孫祀戶部員外郎淮南路察訪孫深言元豐八年六月八日敕修立郎官御史按察諸路監司職事條已詳備令來並乞依元條并元豐令施行内有聲說未備乞量行增改舊按察條行遣文書以其路按察司為名今改按察字作察訪字從之

壬寅刑部言監司按發公事合推鞫者不得送廨宇所

在州軍合送本州及置司者罪從之

癸卯樞密院言章楶已選定二月二十六日會合將兵出塞破土進築九羊谷等處及勾保甲赴軍前般運糧草修城木植兼稱到熈寧寨與姚雄等諸將會合臣躬親統領至平夏城分遣諸將前去看詳所奏進築九羊谷後石門等處緣上件兩處地理相近難並進築枉費財用未委甚處最係控扼要害之地合指定一處外有没煙峽前口至平夏止二十里正係控扼西賊天都出

入咽喉之地今九羊谷城寨了當便合乘勢移那兵馬
進築詔令章楶更切審測敵情斟酌事力機會乘勢進
築如探伺西賊點集在近事勢厚重未可舉動亦仰指
定探報事實詳具奏狀仍先具措置次第并合用兵馬
以聞
甲辰三班奉職康諿獻書言竊覩誠州之廢累年未聞
德音陛下何不試令臣立於政府反覆辯論則臣胷中
之積庶幾得吐憤悶而少有助成陛下紹復之聖志若

置臣言而不恤則是先帝之不幸御批諶言殊不度德敢求自試宜加薄責以誡狂愚可特依衝替人例施行仍與一遠僻處監當差遣仍添入私罪事理重御集二月二十五日事

丙午章楶言與鍾傳議先進築三城寨其本路有兩座守城器具本路前後進築用過防守器具不少今準聖旨將來合於三處建築城寨乞下陸師閔計置一千步城防守器具一座前来靈平鎮差下卸及下劉何巴宜

於諸路速行刻刷八百步防守器具般運前來所有樓櫓臣乞一面計置詔令章楶才候修九羊谷了當即將已計置到防守器具遵依今月二十四日指揮於没煙峽前口進築所有後石門創迚章更不得興工如已興工即速行寢罷三月九日楶復奏十六日降職布録丙午降旨令章楶依已降指揮築九羊谷及没煙前峽口不得更於後石門創迚章進築仍令陸師閔輟一千及八百步城防城器具各一座詔令巴宜李譓般赴平夏城凖備進築没煙後峽及涇原使用

戊申熙河蘭岷路經畧司言差權知蘭州王舜臣統領

兵馬出塞討蕩西賊斬獲約三千級詔舜臣已下等第賜銀合茶藥其出界兵賜錢有差所有得功將士等仰經略司疾速保明功狀以聞八月二十二日遝勘元符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布錄於庚子云同呈熙河奏王舜臣統兵自金城關出討擊右廂又戊申云呈王舜臣出界斬獲祁蘭州報斬級二萬既而走馬奏止三千其後止二千餘級然奪馬千匹橐駝五百羊畜數萬舜臣所部止萬五千人而已得旨賜茶藥特支儹起上功狀又呈錄延二十五日進築來脂

涇原路經畧司言今月十四日修古高平堡畢工乞賜堡名詔賜名高平堡布錄戊申涇原築古高平堡乞賜名止以古高平為名

孫路言進築灰家觜新城

畢工乞賜名為城詔賜名興平城其本城合差官并一行修城將佐等功狀令環慶路經畧司疾速具狀聞奏三月九日路加直龍正月五日密院云云布録庚子同呈環慶奏已築灰家背班師戊申環慶築灰家背千步城賜名興平

樞密院言章楶所奏據鍾傳申章楶要糧五十萬石馬料在外草八十萬束錢五十萬貫顯是須索太多兼所稱防城器具缺少緣先於去年六月内已曾指揮劉何於近裏州軍輟八百步防城器具一座已是不少近又已指揮秦鳳路輟那一千步及八百步防城

器具各一座應副其糧草等又已責在劉何李諫計置

那運必不至闕事詔章楶候進築九羊谷了日乘勢於

没煙前口進築仍速同劉何李諫等計置合要防城器

具及板築所須之物乗此機會務要神速成就仍先次

計會鍾傳相度次第聞奏當議別降指揮令熈河秦鳳

路合兵馬并更於環慶路差發將兵一萬人添助防托

二十七日 初輔臣欲責章楶以畏怯避事上曰素議以

已有詔

邊帥不可強以所不可為如此責之未便遂令削去止

令相度先築没煙前峽仍一靣計會後峽及正原版築之具候有機會即會合三路兵馬進築曽布曰二府不敢不以此責章楶德音如此邉臣得以舒卷自如真得任將之體中外幸甚此據布録戊申日事又云章楶赴平夏措置築九羊谷考之

兵部言呈試武藝人依敕限十二月以前到部有疾趂限不及期者雖蒙朝廷按用舉人條例許令次年就試今後準此緣其間不無違限冒稱偶病之人無以驗實若便與收試即刑部條限却成空文其舉人事故趂限

不及不曾就試者並名保官經所屬自陳審按出給公據保明申兵部驗實次舉就試今來呈試武藝人乞亦依舉人條施行從之

己酉刑部言欲於編敕巡檢縣尉應承告彊盜而故不申條徒二年字下添入重法地分係結集十人以上者仍不以赦降去官原減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九十五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元年三月辛亥樞密院言涇原經畧司奏被旨差發將兵進築城寨探得西界點集在近邊盤泊慮擣虛深入作過已選將分布照管邊面乞候師還照管得地分無虞許本司量功效大小比類出寨進築官員使臣

軍兵奏乞等第推恩從之　是日樞密院奏事曾布獨留因為上言臣備位政府無補朝廷每有所聞不敢一一冒瀆聖聰然事干大體不敢緘默臣自去秋即聞朝廷差蔡京安惇究問公事日久未決然以非職事未嘗敢詢三省莫知其詳近見蔡京言劾問張士良稱陳衍於垂簾時日作掌記裁決政事太母但誦之而已又言太母彌留之際不復曉人事而衍尚不肯以國事稟聖斷凡詔旨用寶皆衍專之衍一閹寺敢盜弄國柄如此

何可勝誅當時大臣固亦可罪方此時行事權在手何所不可為衍之可誅無可疑者亦聞三省曾有此議然不若速行況自去秋以來置劾此聲未必不達海外萬一引決不及行法亦為可惜兼衍家資雖已籍沒恐隨身珍玩不少朱崖軍使乃一使臣其他皆攝官萬一受賕用刑未必如法當遣一監司往處斷仍籍沒其所有乃為盡善近聞遣呂升卿董必察訪二廣中外疑駭以謂恐朝廷遣此兩人往處置已竄黜者人言殊誷誷此

事雖臣等不得與聞況於踈遠之人又竊聞欲遣升卿等按問梁燾燾之所言證左已具想必不虛若欲施行不過更遷之海外何必遣使此事虛實臣所不知然燾出此言自為可罪兼追問證左似已有實若更遣升卿輩按問豈免有鍜錬之嫌若萬一燾不肯承不知何以處之上曰有李洵證對何敢不承布曰燾必知得罪不輕萬一不肯承必須置獄若置獄而後承則天下後世以為鍜錬無疑矣何以釋此謗若更欲推問他事則燾

輩當時雖包藏禍心今日事無因發露何肯自言乃知遣使無益況祖宗以來未嘗誅殺大臣令燾更有罪惡亦不過徙海外上曰祖宗未嘗誅殺大臣今豈有此布曰然則何必遣使也況升卿兄弟與軾轍乃切骨仇讎天下所知軾轍聞其來豈得不震恐萬一望風引決朝廷本無殺之之意使之至此豈不有傷仁政兼升卿凶焰天下所畏又濟之以董必此人情所以尤驚駭也必在湖南按孔平仲殊不當今乃選為察訪衆論深所不

平上改容曰甚好布又言梁燾言及楚邸不知聖意以為何如上曰楚邸必不知布曰誠如聖諭若大臣與楚邸交通真有此謀豈一二人之所能辦必須有顯狀外議皆疑朝廷欲行遣楚邸臣獨以謂聖意素不知此必無此理今聖諭諒其不知臣復何言然臣以謂楚邸不知固無可議就令當時實有此謀陛下亦當函容潤畧此豈唯傷先帝篤愛兄弟之恩兼形迹宣仁於國體豈為穩便如此則上累聖德不細上亦然之布又言三省

大臣無一人為陛下明白裁處此事使中外疑駭皆大臣之罪陛下知章惇蔡卞近來相失每事更相猜貳議論之際互相觀望莫肯啟口以致差除不能僉諧往往引二三人取決聖斷上曰近日多如此何為若此相失布曰大約皆謀身而已昔相朋比今相疑忌莫非為私計未嘗志於國事上曰相失必有所因布曰蔡卞引常立惇方與之協比則為之當此事然退亦不免有言有王革者來都堂求差遣惇正色曰爾本常立所薦何可

更要差遣其後論蔡肇鄭居中輩皆公然違戾大抵積此等小事遂成釁隙而惇尤疑蔡京以其在經筵時時造郄陰有所傷中上曰惇深不樂京布曰京兄弟氣燄人無不畏之者唯臣一人不畏之臣自謂致身於此當以義理自恃何敢畏人惇以引蔡肇安師文為京等所指目深恐中其讒間蔡京在經筵卞在政府兩人窺伺而交攻之惇不得不懼以此於議事但容默而已上曰京與惇何以相失布曰惇性暴嘗聞人言舉華申甫作

編敕所看詳利害文字惇問京云人言公與之有錢物交加是否京變色曰無此事只曾將一犀帶來與京京不曾受又蔡蹈攻林虞惇問京云人言公令蹈擊之京云豈有此乞理會惇笑而止以此不得不相失申甫乃為呂嘉問探事者先帝特除名誠不可用蹈為京所使亦不虛惇為宰相可按治便當按治不當以閑語言激怒之爾上曰惇性輕率布曰誠然但惇雖輕率議論亦多平直下之陰巧難測願陛下更加審察上微笑而已

上又問兩人曲直如何布曰引常立鄭居中則曲在卞引劉正夫輩則曲在惇然卞之黨與甚盛氣燄可畏邢恕安惇輩皆重足一迹惇以此尤畏之也

壬子刑部言請三司樞密院吏三年一次許試刑法依條係與法官同試通優等人數欲乞於法官參混考較從之　户部言請押綱人押荆湖南路鹽糧綱已受省部付身除程限三十日到轉運司公參如無故違限論如之官限滿不赴律違限月日仍不理磨勘從之

癸丑户部言川路舊法坊場錢物并許置金銀并軍裝紬絹等赴鳳翔府送納元限成都府利州路二年梓州路三年並起發了當乞成都利州路並依此梓州路立限三年從之　祕書省言依敕命勾集到太史天文局渾天文儀象所官同定永裕陵禁地等今乞選差太史局官三兩員就彼覆按及相驗禁地内補治詔差判太史局官二員天文局官一員餘依奏二月十五日五月二十八日八月七日可考　御史蔡蹈言臣伏見專切提舉京城所奏據太

史局董惟正指引定奪補貼夷門山寺處闕陷合修高樓大舍清淨寺院蒙降聖旨於夷門山岡修建一寺者臣契勘夷門山岡實國家本音生氣之地然自祖宗以來未聞有獻議欲補助形勢起建樓閣為議者不知今議何從而起太史董惟正一人之言亦何可依據臣愚雖不習知地理而嘗聞地道以寧靜為貴今若補貼闕陷不免旁近取土深遠畚鍤之衆能無傷乎加以斧斤斲削之聲聞於遠近如此而欲求地道寧靜非所宜也

竊慮惟正意在覬望承順而為此說若朝廷必欲如其所請即乞下其議于太史局令衆官參議結罪聞奏庶幾不出一人之私臣或聞先朝嘗有意於此而議終不行伏思先帝之得陛下及諸王果自於此乎陛下仁慈智聖有同於思齊之文王則百斯男不祝而有宗社之慶神明陰相何在岡勢哉臣欲望聖慈省察更賜謹重以圖地道寧靜庶佐多福又言臣近具奏論太史董惟正所定夷門山岡合修寺院切慮惟正意在覬望承順

而為此說乞下太史局令衆官參議庶幾不出一人之私尋聞太史局集二宅尅擇官馬士廣等四十七人看詳即無於外修清靜寺院應助福德王利之方經據果見惟正所定殊無經據不合衆論出於其私務在觀望其迹顯然朝廷宜即加惟正欺罔之罪仍罷其役乃慰中外之望而近日以來竊聞準前指揮興役不惟臣愚滋惑京師之人莫不惑焉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今不從士廣等四十七人所定而獨信惟正一人之私

非所以示至公而同衆志也臣契勘元豐年中府界提點楊景畧奏將帶二宅官王明等按視定奪到夷門山岡勢不得穿鑿先帝竟從其議陛下仁慈篤於繼志尤宜深體先帝所以不欲穿鑿岡勢之意以寧一地道自然聖嗣蕃衍如先帝得陛下及五王之盛豈俟他求哉臣又聞太史局言所修寺地在夷門山岡之外若修寺即無利若不修亦無害且朝廷廣費財用重勞工役亦冀有所益爾不然徒費財用枉勞工役獨使建議者得

遂其私甚無謂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可不戒乎況今國家上至郊廟寺觀禁庭宮院省寺廨庫所合修治補葺凡八十有餘處但以向者併工帷宮有所未暇今能易夷門山罔無益之役以及郊廟等處則人神安悅為福豈可量哉臣愚欲望聖慈詳酌士廣等四十七人定早賜睿旨寢罷工役庶免穿掘基地填貼客土不勝幸甚臣猥當言責不敢緘默干冒誅戮不任戰兢畏惕之至此據蔡蹈奏議附見當徐考之紹聖二年三月十七日蹈為監察元符元年十二月十四日遷考功

詔呂升卿差充廣南西路察訪指揮更不施行二月十七日又三月四日後三日董必自東路改使西路事在初七日今并書罷呂升卿察訪廣西或因曾布有言或王鞏所見得之不因布言也更須考詳又恐升卿自國門還朔部是去年冬季清臣事此察訪廣西乃別欲誅二蘇等其罷或果由布言更詳之邢恕言行録云紹聖議遣呂升卿察訪廣西章惇意欲使之盡害諸竄斥者恕聞之在講筵力陳本朝享國安寧度越唐漢良由祖宗以來未嘗誅殺大臣德澤所致哲宗釋然俾寢其行又特宣諭云也不到得時升卿為河北轉運特召赴闕恕仍奏云國朝自來未有遣別路漕臣為察訪者升卿天資刻薄果於殺害故惇選用之爾恕退朝有喜色家人問其故曰吾今日有一善事子孫當享其報矣此蓋恕家傳飾說今不取

初章惇蔡卞謀以更毀先烈

為説將置元祐臣僚於死地甚則誣及宣仁聖烈皇后有廢立意時左司諫陳次升一日奏事畢即前曰臣有危悃不避死亡上瀆天聽冀陛下一悟臣聞朝廷欲於宣仁聖烈皇后有所貶削果然乎宣仁聖烈皇后保祐聖躬九年功德巍巍四海歸心升遐之日海内如喪考妣若以姦人疵毀輒有議論不唯有虧聖孝恐必失人心上俛首曰無之次升曰臣敢為陛下賀上曰卿何從得此次升曰臣以言為職苟有所聞當以忠告陛下不

當詰臣所從來及遣呂升卿按察廣南次升又言陛下初欲保全元祐臣僚今乃欲殺之耶上曰無殺之之意卿何為出此語次升曰以呂升卿為廣南按察豈非殺之耶升卿乃惠卿之弟元祐中嘗監真州轉般倉負罪恐外臺按發嘗託疾致仕太皇太后上升自真州泛小舟隱姓名不七日至京師投匭上書其人資性慘刻善求人過失今將使指於元祐臣僚遷謫之地理無全者於是升卿罷行此據升卿行實附見行實又云元城劉器之嘗目陳當時有功於元祐人為多

樞密院言河東路經畧司奏今相度葭蘆寨西北榆木川北嶺上塞地去葭蘆寨二十里周圍據險南有小溝泉脉勇壯可以開井控扼得隅作嶺荒土平瑪克朗三處賊馬來路及包護得烏龍谷韋子川一帶種耕地土後倚葭蘆寨實為便利詔孫覽如果便利即依所奏仍精選兵將官統制兵馬前去進築三月四日奏乞城榆木川四月七日進築十一日賜名布錄癸丑詔河東相度進築榆木川葢葭蘆之屏蔽也

鍾傅奏率秦鳳師進築淺井三省樞密院言本無朝旨而傳擅為此舉

以二十九日已興役不可過但進呈訖_{布録癸丑}

甲寅工部言淮南開河所奏請開修楚州支家河其河係導引漣河與淮水相通乞賜名為通漣河從之　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司言諸路州軍合起上供有額錢物如本州官司不依限計辦人船等足備並科杖一百從之_{新無可削}

丙辰朝請大夫充集賢殿修撰知陳州劉定為寶文閣待制知青州已而御史蔡蹈論定老病凋殘義當賜玦

不應進登侍從且付巨藩上欲罷之章惇猶擬定入對曾布及黄履謂惇曰外議以罷爲允何必更令入對定遂罷十六日除張舜民

熈河蘭岷路走馬承受周珪言自來經畧司機事不許走馬承受參知致聞奏多有後時乞經畧司差發軍馬前一兩日闗報將佐人馬數目及沿邊按撫司并極邊城寨有邊事賊馬出沒不移時察切闗報以憑聞奏詔遇軍興差發軍馬行日速具數目闗報　鄜延路經畧安撫使呂惠卿言米脂寨畢工乞賜

新名詔仍舊以米脂寨為名二月一日十六日五月二十三日可考布録鄜延奏米脂畢工得旨仍舊名賜帥臣以下茶藥等

環慶言進築恰伊克寨詔賜軍士特支布録在丁巳賜寨名在十六日詔今後未經漢官差遣歸明蕃官使臣仍舊隷屬兵部如立功優異委經畧司保明聞奏當議審察取旨

丁巳詔五王外第以懿親宅為名　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司言乞應盜買綱運官物除元約數外盜取者計贓以竊盜論加三等彊取者依彊盜法從之　吏部言四

選通用在任成資不因罪犯移替許理為任條制欲入曾被對移破考雖還本任通及二年者不在此限及差使借差雖未及二年聽通理若因事對移及衝替之類者不在磨勘之限從之新本删要今用之軍器監言勾押官前後行等乞依太府寺不許陳乞抽差從之新削是日誅虎翼卒趙立立有訕上語斷手足口舌腰斬告人與將虞候曾布因言近日謗訕者多度日前亦非無此等語但告訐者少爾比因賞告者而開封及三帥司此獄

相屬不絕若稍寛犯人及勿賞告者且嚴責本轄人員覺察則庶幾稍止上曰既告有實何可不賞布曰小人無知輕易謗訕非不痛懲而不可遏但恐告者寖多誅殺亦廣於觀聽為不足爾馬步軍都虞候曹誦以立故乞罷軍政詔釋其罪　朝奉郎開封府推官王詔為工部郎中宣德郎大理正錢蓋為開封府推官朝奉郎太僕寺丞王旉提舉河北路常平承議郎衛尉寺丞蔡肇提舉永興軍路常平宣德郎董嗣之從開封府界奉議

郎提舉河北路常平鄧洵仁為荊湖南路轉運判官布録丁巳虎翼卒誅曹誦乙罷軍政詔移鼎庚申

戊午昭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安康郡王宗漢為彰德軍節度使進封嗣濮王　寶文閣待制環慶路經畧安撫使孫路為龍圖閣直學士差遣如故賞進築之功也正月五日又二月二十九日又三月七日十一月十六日十九日二十四日先是輔臣以鍾傳陸師閔進築垂繆共議降黜曾布因言諸路進築唯環慶不煩朝廷督責又一切調度默然辦集未嘗

有所須索兼所至皆神速成就朕家觜方畢又已進築
恰伊克據横山腹心實可嘉奬章惇曰初言者以路為繆
不足任帥事今乃獨過於衆人上亦以為然故有是命
三省言究治取問所奏前皇城使張士良辭服士良
以御藥院官給事宣仁聖烈皇后與陳衍更直宫中掌
文書衍主看詳進呈定其所降付士良書其事于籍其
所降付其處其所從違其事皆衍自與奪頒降未嘗以
聞上聽聞有臣僚奏請東朝還政者衍輙詆之曰此不

忠不孝之人也匿其奏置櫃中不以聞東朝亦不以聞于上及與呂大防往來以合密賜大防妻皆不聞上坤成節北使朝見太皇坐間痰發扶掖坐殿後御閤衍指揮簾外使臣依次第虛進酒上食至畢外廷皆不知奏除范純仁右僕射台文彥博平章事於是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右諫議大夫安惇言臣等伏覩元豐八年大臣輔立陛下內則選建親近以為翊贊外則遵依法度以定紀綱上則請垂簾權同聽政以固根本司馬光劉摯

呂大防等忘先帝厚恩棄君臣之義乗時伺便冐利無恥交通中人張茂則梁惟簡陳衍之徒躐取高位快其忿心盡變先帝已成之法分布黨與恣據要權公私詆誣無所忌憚既而自知其罪終不可逭深懼一日陛下親政則必有欺君罔上之刑乃廻顧却慮陰連内外包藏禍心密為傾揺之計於是疏隔兩宫及隨龍内侍十人悉行放罷以去陛下之腹心廢受遺顧命元臣置以必死之地先帝任事之人無一存者以翦陛下之羽翼

先帝之所治而得罪者縱而釋之以立陛下之仇敵先帝之所惡而棄者収而用之以植陛下之怨讎以王府為要途以朝廷歸私室上下協比同惡相濟意在不測天錫陛下聖知沉機淵默不言九年側身端拱無毫釐之差羣姦無以伺其隙衆惡不能成其志宗廟之靈社稷之福也此固不待指數而天下曉然易知也然姦黨交結其操心危慮患深蹤迹詭祕世莫得聞至於焚棄毀滅無復考驗前日雖已竄逐擯厥而姦謀逆節蓋未

白於天下也臣等幸被詔旨詢究本末乃於焚棄毀滅之餘得其情狀其無君之惡同司馬昭之心擅事之迹過趙高指鹿之罪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棄蓋至今日其惡遂彰明較著如此臣等竊覩上項事節大逆不道跡狀明白揆之以義讞之以法死有餘責所有臣衍罪在不赦亦乞更賜審問正以國法詔衍特處死（李埴十朝綱要杖殺朱崖流人陳衍）令廣西轉運副使程節涖其刑徙士良羈管于白州初章惇蔡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

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計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又責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劉安世等過嶺意猶未慊仍用黃履疏高士英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寖及宣仁聖烈皇后上頗亦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內結宦者郝隨為助專媒孽垂簾時事建言欲追廢宣仁聖烈皇后悖卞自作詔書請上詣靈殿宣讀施行太后方寢聞之遽起不及納履號哭謂上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上必如此

亦何有於我皇太妃同皇太后諫上語極悲切上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禁中相慶隨覘知亟以語惇卞明日再具奏堅乞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張士良者前竄雷州惇卞逮赴詔獄欲使證宣仁聖烈皇后果有廢立意及士良至既以舊御藥告并列鼎鑊刀鋸置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官言無則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何可欺也乞就戮京惇無如之何但以陳衍罪狀塞詔宣仁聖

烈皇后追廢之議由是得息而惇卞終不肯釋元祐舊
臣京惇進呈摯等事目上曰元祐人果如此乎京惇曰
誠有是心然反形未具上曰摯等已責遐方朕遵祖宗
遺志未嘗戮大臣其釋勿治此移參取新舊録別修按
曾布日録云自春以來三
省之言浸及宣仁此紹聖四年事也今用為據其他皆
從新録新録大抵取邵伯温辨誣惟隨媒孽及欽成亦
同欽聖諫哲宗哲宗焚奏稱不欲入英宗廟等皆伯温
所不記也伯温記士良貶所亦誤新録蓋得之但不知
新録據何書耳伯温又云時宣仁喪未除按宣仁禫祭
在紹聖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據曾布日録惇卞謀追廢
實在四年春以來伯温誤矣新録已改之然新録所稱
適有星變詔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戮大臣釋勿治此

亦因伯温致誤星變後同文獄究治如故明年二月尤詰問尚洙李洵等更遣吕升卿董必使廣南寧有釋大臣勿治之詔曾布日録星變後哲宗答曾布甞有此説或伯温緣此致誤也今移入元符元年三月九日杖殺陳衍時同文之獄自緣無證驗乃罷與星變殊不相干右謂因星變止絶追廢之誅則可然他書初不如此説今亦不敢去之新録削去舊録三段今復存之明知其誣謗又何須削去其他皆倣此惇卞亦不能遂行追廢之誅猶欲盡誅元祐故臣上問元祐人果如此乎蓋疑其不然也京惇答以反形未具雖京惇亦不能羅織此天也上緣此因有釋勿治之詔而舊録不載且移摯等已責退方為京惇語惜新録但削去不辨今既存之大畧加刪潤庶後世有考焉又按摯等去年死距今九十餘日矣朝廷那得不知所云已責退方尤恐未然須更詳之舊本云三省言究治取問所奏前皇城使張士良辭服士良以御藥院官給事宣仁聖烈皇后與陳衍更

直宮中掌文書行主看詳進呈定其所降付士良書其事于籍其所降付其處其所從違其事皆行自與奪頒降未嘗以聞上聽聞有臣僚奏請東朝還政者行輙詆之日此不忠不孝之人也匿其奏置櫃中不以聞東朝亦不以聞於上及與呂大防往來以合家賜大防妻皆不聞上坤成節北使朝見太皇坐間疾發扶掖坐殿后御閣行指揮簾外使臣依次第虛進酒上食至畢外庭皆不知奏除范純仁右僕射名文彥博平章事於是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右諫議大夫安惇言臣等伏覩元豐八年大臣輔立內則選建親近以為翊贊外則遵依法度以定紀綱上則請垂簾權同聽政以固根本司馬光劉摯呂大防等忘先帝厚恩棄君臣之義乘時伺便冒利無恥交通中人張茂則梁惟簡陳衍之徒躐取高位快其忿心盡變先帝已成之法分布黨與悉據要權公私詆誣無所忌憚既而自知其罪終不可逭深懼陛下一日親政則必有欺君罔上之刑乃迴顧却慮陰連內

外包藏禍心容為傾搖之計於是疏隔兩宮及隨龍內侍十人悉行放罷以去陛下之心腹廢受顧命元臣置以必死之地先帝任事之人無一存者以翦陛下之羽翼先帝之所治而得罪者縱而釋之以立陛下之仇敵先帝之所惡而棄者収而用之以植陛下之怨讎以王府為要途以朝廷歸私室上下協比同惡相濟意在不測天錫陛下聖智況機淵默不言九年側身端拱無毫釐之差羣姦無以伺其隙衆惡不能成其志宗廟之靈社稷之福也此固不待指數而天下曉然易知也然羣姦交結其操心危慮患深蹤迹詭祕世莫得聞至於焚棄毀滅無復考驗前日雖已竄逐擯廢而姦謀逆節蓋未白於天下也臣等幸被詔旨詢究本末乃於焚棄毀滅之餘得其情狀其無君之惡同司馬昭之心擅事之迹過趙高指鹿之罪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棄蓋至今日其惡遂彰明較著如此臣等竊觀上項事節大逆不道跡狀明白揆之以義獄之以法死有餘責所有

陳衍罪在不赦亦乞更賜審閲正以國法詔衍得處死令廣西轉運副使程節莅其刑從士良羈管于白州先是章惇蔡卞痛詆垂簾結中官郝隨為助言於上欲追廢宣仁聖烈皇后自皇太后皇太妃皆力爭之上感悟焚惇卞所奏章隨覘知之不悅密語惇卞明日再上奏堅乞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以其奏抵地惇卞不得已請於雷州取宣仁殿御藥官張士良付詔獄士良至既以舊御藥院告并列鼎鑊刀鋸置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官言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何可欺也乞就刑奏至不以惇卞為直遂從士良白州押赴貶所舊録云間有臣僚奏請東朝還政者衍輒詆之曰此不忠不孝之人也匿其奏置櫃中不以聞東朝亦不以聞於上及與吕大防往來以合密賜大防妻皆不聞上新録辨曰宣仁遺詔大欲釋天下之重負就東朝之燕間復辟以時實吾之志是臣僚前此未嘗有請還政奏章或有之則宣仁在

上豈容陳衍藏匿又呂大防妻為國夫人必歲時入朝三宮如太皇太后賜合容有不必聞上之理史官此言亦屬誣謗今刪去前件五十九字舊録云奏除范純仁右僕射呂文彦博平章事新録辨曰宣仁進用大臣豈至誤及中官史臣妄意簾帷易欺增重陳衍之罪所以汚讟聖母不知無根輕發不可以欺天下後世今刪去前件十六字舊録云先是文及甫元祐五年以書抵邢恕其書有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及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其徒實繁氣燄可畏等語於是詔恕繳元書書至命京惇究問及甫蓋以劉摯為司馬昭以眇躬為主上其徒謂王巖叟梁燾劉安世孫升韓川等輩京惇進呈上曰元祐人果如此此京等曰誠有是心然反形未具上曰摯等已責遐方若陳衍朕親見之不可貸故有是命新録辨曰文及甫書乃六十四卷粉昆事不當再録於此此事是宣仁聖烈事跡冊中具載惇卞欲廢宣仁哲宗怒抵其奏於地遂追張士良于雷州將

脅成其獄以逞餘憤士良不可屈而罷今云上親見陳衍之罪蓋誣也删去前件一百四十四字新録紹聖元年二月七日先是元豐七年三月大燕中燕定安郡王侍立王珪率百官賀及升殿神宗又諭王與珪等相見復分班再拜稱謝是冬諭輔臣曰明年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神宗彌留后敕中人梁惟簡曰令汝婦製一黃袍十歲兒可衣者密懷以來蓋為上倉猝踐祚之備神宗太母所以屬意於上者確然先定無纎介疑邢恕傾危士也少遊呂光著間蔡確得師保語求所以結二公者而深交恕確為右僕射累遷恕起居舍人一日確遣恕要后姪光州團練使公繪寧州團練使公紀二人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至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舍人恕曰家有桃著白華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留一觀入中庭紅桃花也驚曰白花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丞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幼冲宜早定議岐嘉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吾家徑去已而恕又

謂后與珪為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其子顥頵已及惇確得無變確使山陵韓縝簾前具陳恕等所以誣太后者使還言者暴其姦再貶知隨州尋竄新州劉摯拜左僕射恕坐黨與謫永州酒稅紹聖二年除恕待制知青州章惇蔡卞執政謀所以釋憾於元祐舊臣者知恕險鷙果於誕罔又劉摯等已黜方思有所逞為確報投荒之怨乃為御史中丞於是日夜論劉摯梁燾王巖叟等謀廢立又造司馬光送范祖禹赴名有主少國疑宣訓事可慮等語以實后屬意徐邸之謗又誅高士京上書告王珪嘗令高士充問其父遵裕偵太后之意欲誰立遵裕叱遣士充乃去又教確之子渭進文及甫庚語書有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等語以斥摯等有廢上謀惇卞起同文館獄使蔡京安惇窮治於是時中人郝隨日夜媒孽稱制時事眩惑左右惇卞交關牒議奉行文書於外作追廢太皇太后詔請上宣讀於靈殿欽聖獻肅皇太后欽成皇后苦要上語甚悲曰吾二人日侍崇慶天

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必行此亦何有於我上感悟取悖卞奏就燭焚之禁中相慶而隨等不悅明日悖卞理前請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御殿乎抵其奏於地同文之獄追建后殿御藥官張士良脅以刀鋸鼎鑊無所得又適有星變詔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戮大臣釋勿治恕徒以訕於進取極口造言仇執政以逞適悖卞用事凶德參會捨不利之謀無以激怒人主廢辱之幾上及於君親曾不以為忌而尚何有於臣下之家推迹讒口開禍亂原雖江充息夫躬尚何以加新錄大抵用邵伯溫辨誣刪修惟桃著白華及郝隨媒孽及欽成亦同欽聖諫哲宗焚奏不欲入廟等語皆伯溫所不記新錄既於宣仁傳後敘此又於張士良貶白州時重出之要當去一存一乃善邢恕以紹聖二年十二月自青州入為刑侍四年正月改吏侍五月權吏書七月兼侍講十月遷中丞司馬光坐宣訓事貶乃四年四月十八日高士京上書乃四年二月同文獄起乃四年八月恕作

此三事時皆未遷中丞卲伯温記云先後稍差池新録不考詳遂因之要當攺正張士良以紹聖元年二月二十二日與陳衍梁知新罷御藥士良提點醴泉任便居住六月五日陳衍落遥刺降左藏副使添差監郴州酒税六月十二日皇城使張士良皇城副使梁知新添差監潁州亳州鹽酒税六月十八日陳衍送白州編管二年正月二十六日陳衍配朱崖軍士良自紹聖元年六月十三日以皇城使監潁州税其後不見再貶卲伯温云已編白州誤也對獄乃送白州新録稱於雷州取士良或得之但不知何所據耳曾布三月辛亥日録乃在郴州今附布録於後曾布日録三月辛亥布既論呂升卿董必不可遣是日晚閤梁燾卒布謂林希曰早知此則不復力陳矣先是紹聖初蔡確母明氏有狀言邢恕云梁燾曾對懷州致仕人李洵言若不誅確於徐邸豈得穩便尋不曾施行既而因及甫唐老事蔡渭白惇云唐老事何足治何不治梁燾惇遂檢明氏狀進呈下究

問所推治究問所以問恕恕云得之尚銖遂名銖赴闕銖所陳如恕語云得之李洵又下洵問狀云實聞燾此語遂欲按燾而徙之自去歲因蔡碩言文及甫嘗有書抵邢恕云劉摯有司馬昭之心行道之人所共知即下恕取及甫書恕以聞仍差蔡京安惇置究問公事所於別試所攝及甫語之曰得之父彥博然終無顯狀京又令及甫疏摯黨人約於上前如龔原孫諤輩皆是又以及甫言未可施行謂摯等與陳衍等交通有廢立意乃名郴州安置官者張士良鞫之士良與衍同為御藥主宣仁閤中文字而其言亦無顯狀但云衍嘗預知來日三省所奏事作掌記與太母為酬答執政之語太母垂簾但誦之而已又言太母獨留時行可否二府事畫依畫可及用御寶皆出於衍而不以稟上既而獄終未決及甫時在西京士良寄禁府司雖議誅陳衍已定而尚于絞斬有疑殊可笑也劉摯曾孫嶲紹興六年四月繳進其祖父跋建中靖國元年二月訴理其父寃事狀云

蔡京乞廢棄劉摯子孫紹聖五年四月二十五日進呈送三省五月四日三省進呈訖劉跂辨謗録云靖國元年二月二十日見安燾説張士良内臣獄中百端誘脅並無虛説人甚奇之又見韓治説士良供通云別是一卷與及甫不相干但同在究治所耳累次見之未得今就白鐵班所居處見之説自白州編管令過闕既到城外開封吏監送軍巡寄禁半月日忽夜送一處簾前語問先示以知而不告同罪條又許以見聞贖罪凡四五十日却還白州問以及甫事乃不相干跂吏不敢復問

戶部言乞令吏部選差熟藥所監官一員從之新削

樞密院言涇原路經畧安撫使章楶奏見修築九羊谷城寨有沒煙前後峽正原等處合行進築其應干糧草材植及防城器具未備乞

務先辦集及候農隙日興工詔從之_{粢初奏二月十七日丙午}又言河東乙於府州安豐寨外修築第九寨只是遮護府州部族人民耕種堡寨不須團聚兵馬詔河東經畧司令知府州折克行只用本州漢蕃人兵依上番例支給錢米候有閒隙日修築先令條畫聞奏_{四月十二日賜役兵十七日畢工}

詔以宣德郎正字朱長文卒賜其家絹百匹　戸部言欲將應府界遞年認定應副在京税斛令司農寺置籍拘管及令府界提點司夏秋具合科色類數目去處

闕本寺令受納官司供納訖収附一面闕報府界提舉司檢㸃類聚申司農寺鈎考訖保明申部覆行驅磨如不足依條施行於次年補足從之新無　陜西都轉運司言乞今後應川路州軍起發到應副本路綿絹如有偽濫不堪其元買納處當職官吏許從本司移文所屬轉運司取勘具案聞奏從之新無　權户部尚書呉居厚言乞今後令提㸃坑冶鑄錢司據江池饒建州合用銅每年支撥足備若應副不及九分即依鈎考上供錢帛法

從本部委不干礙官司勘決人吏闕數稍多本司官亦量事理申奏乞從朝廷指揮其欠數限次年春季補足從之

詔雄州榷場不依様納布監司降一官通判展二年磨勘北客已般到布令減價収買今後不如様者須退迴如違重行停替監司常切覺察覇州等處榷場並依此施行北客所中布歲充軍人冬裝景祐以前布極厚重自後榷場因循一歲不及一歲近年以草織成如魚網狀昨酌中取元祐初布為様比舊已極不堪而

主者尚不肯遵依受如故吳安持等皆言當且姑息轉運司又以不買布則當支見錢故利於博買以此上下相蒙不肯如朝旨施行故戒之此據布録戊午日事附見當考吳安持以紹聖三年十月耶真定

庚申涇原路經畧使章楶言歸順部落子都勒淌登等稱西賊點集大兵已到沒煙峽口慮旦暮入寇難以枝梧已牒環慶秦鳳經畧使依先降朝旨策應乞更賜指揮詔逐路經畧司候見涇原路關報立選將佐人馬前

去策應毋致闕事其餘合牽制路分亦令照會仍令涇原路經畧司密切審問都勒淵登等投漢情實聞奏樞密院言去年累降朝旨令熈河蘭岷路經畧安撫都總管鍾傳奏鳳路經畧安撫使陸師閔會合進築丹喇闕續據鍾傳奏乞會涇原熈奏三路兵馬進築天都遂依所乞傳等奏乞且各於本路進築又奏乞相度齊訥納森或從近自丹喇闕進築繼請知通遠軍康謂通判李深勾集招人甲頭廣募弓箭手等稱包得淺井伽羅

和市等處其地利不異收復定西及蘭州須先於淺井及斯伯勒川各置城寨逐處皆有甘泉最宜養收及秦鳳於巴精谷增置一寨及總領逐路人馬至淺井會合本川土脉膏腴井泉甘美已破土修建於次日奏稱淺井泉源不壯及與陸師閔議欲同築伽羅古城既而又稱審問得本路諸將皆稱水源復流勢難決引恐難成進築事牒陸師閔那回兵馬傳回定西相度只用熈河事力進築丹喇關等事鍾傳前後奏報反覆異同其所

陳失實若不重行降黜無以懲戒其康謂李深及走馬承受滿志行亦合行遣詔鍾傳特落集賢殿修撰降為通直郎權管勾熙州兼權簽書熙河蘭岷路經畧安撫都總管司事陸師閔降為朝散郎落集賢殿修撰充直秘閣康謂李深滿志行各特追降因熙河路賞功所轉官減年等仍並不用叙法内滿志行衝替初輔臣皆言傳措置乖謬當黜降章惇便欲罷之曾布曰且削職令管勾簽書帥司事上以為然十三日陸師閔改命十六日傳又降十九日滿志行

改命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傳師閔等再責鍾傳本傳云築丹㖋關賜名通會已而坐議異同築淺井不成褫職降秩祐聖邸報云樞密院奏勘會鍾傳奏乞進築去處有進朝廷累降指揮顯屬輕易舉動反覆異同不當其逐次奏報各有誕妄不實及陸師閔一向依隨並無措置若不重行降黜無以懲戒康謂李深亦是預議之人及隨軍走馬滿志行並無奏報理合行遣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並且在逐路責其後効內鍾傳特落直龍圖閣降通直郎主管熈州兼權簽書熈河蘭岷路安撫都總管司公事陸師閔特降一官落集賢殿修撰充直秘閣康謂李深滿志行衝替係公罪事理重餘差遣依舊除逐人降官落職及差遣并追支賜別降指揮外其滿志行衝替并追減年及不用叙法并康謂權熈河蘭岷路都監權知通遠軍布録三月癸丑鍾傳奏率泰帥進築淺井本無朝旨而傳擅為此舉以二十九日已下手不可過亦不答但進呈訖戊午同呈邊報鍾傳陸師閔

奏進築淺井以無水泉而罷又欲移築伽羅而水亦伏流不可引決恐難成築事已牒師閔領秦帥還秦傳自以熈河事力進築丹喇關乃朝旨素令築之處二府皆言其措置乖繆當降黜章惇便欲罷之曾布曰且削職令管勾僉書帥司事上以為然布曰俟詳具罪狀後日進呈取旨　樞密院又言環慶路經畧司奏鈐轄張存統制人馬進築西恰伊克寨有西蕃大首領李額葉將妻男并人户約千人牛羊孳畜等歸附又走馬蓋横奏収到李額葉手下投來共二千七十人牛馬羊駝四千五十西界部族見首領歸漢不輟節次投降按額葉係蕃中老將習練邊事素多智計

將全家及部族歸漢即西賊困敝上下離心滅亡不久
況諸路近人進築城寨逼近西人住坐巢穴逐路必有
願欲歸漢之人詔李顩葉特除宥州刺史充環慶路沿
邊兼横山至宥州一帶蕃部都廵檢使仍令環慶路經
畧司依元降條格給與金帶通格内合賜銀絹錢共持
賜錢四千貫銀絹各三千匹兩及相度優給與田土住
坐并優以恩意撫存待遇無令一行上下部族小有失
所其一行人除依格支賜外内合補名目者速具等第

奏當議格外優與推恩并陝西河東逐路經畧司秉此事機具李顮葉投漢事狀及朝廷待遇存卹次第多方傳達信息招誘近上首領攜挈部族歸投或秉伺間隙出師討蕩逼令歸附仍嚴戒兵官將士不得殺戮老小婦女如生獲到人口並依先降指揮優與酬賞即妄殺老小婦女亦當重行斷遣十九日賞張存二十五日顮葉改命李公裕作孫路墓志云敵有李顮葉者勇而有謀對環慶為監軍且內冦不已朝廷患之公建議願以謀取之計日可得乃使人諭顮葉曰汝失安殭在汝國所繫甚大汝主欲擒汝而戮之乃欲以鼠竊之微勞贖失地之大罪蓋已疎矣吾若

遣人以利害間而主汝得生乎吾度汝可用欲以為籬落故未忍也汝自計當如何因出敕牓示之額葉感泣以其衆八百人降上喜進龍圖閣直學士賜予特厚路自寶制加龍直在三月九日環慶又乞錦襖子準備賜降人特賜紅錦一千青錦二千

辛酉工部言乞文思院等處工作合雇人入役者具人數單于監門官點名放入委監官檢察功程及造到名件仍各置歷即日抄上結押每旬申少府監點檢違者各杖一百從之新無可削

刑部言將銅錢出雄霸州安肅廣信軍北梢門并過鮑河入兩地供輸地分等法從之

新有亦可削

壬戌鎮安武勝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申王佖加守司空改保平奉寧軍節度使平江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端王佶加守司空改昭德彰信軍節度使

朝散郎直祕閣知潭州張舜民為直龍圖閣權知青州

十六日罷

樞密院言去年累降朝旨令諸路期約乗西賊未能點集之時出其不意前去討蕩渡河深入直擣賊巢後來諸路各行進築未曾同時舉動縁西賊去歲不

熟今來春深正是人饑馬瘦上下離貳事力困弱不能
點集又諸路進築各有次第可以期約併兵深入覆賊
巢穴之時詔呂惠卿孫覽章楶孫路陸師閔鍾傳詳此
候進築城寨畢日人馬歇泊預選統制官將佐使臣及
分擘隊伍整齊戰具計置糧草乘西賊未能點集之際
相度機會互相關報期約兵馬去至興靈以來破蕩賊
巢務在措置精審决保萬全方得舉動不得輕易敗事
時執政議遂欲合諸路兵取興靈知河東孫覽曰興靈

未可取也乃移書二府具言興靈非餘力可下且曰興靈之舉曩嘗聞餘議於相君矣要使陜西不知用兵而以歲月下之竊私美至計長策無已而今反欲速何耶不聽更上疏論其事二府怒覽尋坐責覽降職在五月二十九日此據畢仲游墓誌仲游云曾布怒尋以擾奪職按章惇實當國賞罰豈聽曾布仲游殆偏辭耳今略刪潤之然據布錄其怒覽者實布也更詳之

詔秦鳳路經略安撫使陸師閔特降一官餘併依舊今月十一日落集賢殿修撰指揮更不施行先詔秦鳳路以兵將會合熙河路人馬進築城寨

其應進築事並聽鍾傳措置而師閔削職太重故有是命十一日布錄又云師閔於進退不專但以素有伽羅之議故并康謂李深皆降官而已二十四日癸酉陳次升乞再責師閔等次升不知進築事不在師閔上云已諭之尚書省言太常寺與閤門修定刈麥儀車駕出將至籍田門外禮部太常寺官籍田令迎駕起居訖赴殿下西向侍立上御思文殿宰臣以下依次分東西升殿侍立刈麥人員以下起居訖各執器用排立候閤門使詣御座前承旨臨階傳付有司刈麥訖揉取麥粒約合用以黃絹袋封貯置於腰

舁覆以黄帕籍田令引詣殿下北向投進内侍降階取麥進呈訖付有司閤門使御前承旨臨階宣付籍田令付有司鑾造禮食以俟薦獻宗廟籍田令授訖再拜退俟乘輿次赴揷稻綵殿降輿升御座揷稻人員起居訖閤門使詣御座前承旨臨階傳付有司兵士一名駕牛一具以水碌軸自稻池西南角下池往來訖於東岸上出次揷稻訖上降座退幸玉津園如閤門儀秋刈禾準此從之